



职工荐书

送给国庆黄金周出门旅行的你,《假如真有时光机》—— 那里有特别的光



■米丽宏

假如真有时光机,你只能用一次——仅仅一次,你想做什么?

这是村上春树在《假如真有时光机》一书同题随笔里的一个假设问题:时光珍贵,只有一次,可以拿来实现最殷切不可替代的愿望。这个愿望,肯定代表了心底里最为向往的那点隐秘之喜。

村上说,他的答案,在很久以前就明确下来了,去纽约,而且是1954年的纽约。

为什么?
因为爵士乐。
可为什么不去新奥尔良听爵士乐呢?

因为最好的爵士乐艺人都在纽约,因为纽约还有其他的更多的offer!

一个愿望,显露了村上春树的个性。因热爱而充满激情,爱得一竿子到底,全身心投入,把这东西的前前后后里外都吃透,吃得淋漓尽致。这种激情后面是巨大的好奇心,如飓风一样鼓胀他勇往直前探索的帆帆。他爱爵士乐,爱古典音乐,爱电影,爱猫,爱意大利通心粉,爱菲兹杰拉德,他把这些东西爱到透彻,爱出了一套自己的系统。他的心得和观点,都浸润在他的文字里,给读者以启示和滋养。

《假如真有时光机》这本书,入

选十篇记游性文字,从亚洲到美洲到欧洲,从美利坚的爵士乐、棒球,到罗马的大教堂,波士顿的俱乐部,日本的温泉、清酒……这十处不同城市的旅行,或长或短,但贯穿其中的,是一条隐形的人文和哲学思路。不同的国家和地域,相同的审美情趣和节奏韵律。这就是村上春树式的调性。他关注的东西不会是这些城市吸引普通游客的内容。例如,在冰岛的旅行记中,他关注的是这里的动物因为地理隔绝,很多进化都停留在了地壳运动结束的那一年,因此也都与大陆主体板块上的动物们非常不同,像是记录了地球变迁的一个历史横截面。比如:没有尾巴的冰岛羊,吃起来味道鲜美;相比人口数量,多得吓人的猫,不仅体型较大,而且对人非常亲昵,完全不同常见的那些对戒备心很强,孤傲冷漠的其他地方的猫;个头小巧,鬃毛非常长、性格温顺的冰岛马,虽然不适合赛马,却非常适合

游乐性质的骑马娱乐。

这些描述,笔调清澈明净,让人觉得像刚洗过的蓝莓,像阳光下掺有沙子的清泉,有一种持久而安静的淡然和芬芳。又轻快又细致,让你读得自在、轻松、享受。

书中第一篇,《查尔斯河畔的小径》讲的是在波士顿,他绕着塔夫茨大学400米跑道转圈,跑过哈佛大学的学生宿舍,跑到麻省理工附近,渐渐望见大西洋。沿着朗费罗大桥奔跑,参加波士顿马拉松,“气定神闲”地享受26英里的自然风光。跑完步,去喝一杯山姆·亚当斯啤酒,吃清蒸小圆蛤,在河边大口大口地呼吸,“将春天的空气满满地吸入胸膛”。

这样贴合现实的记述,凸显了旅行中的自我。你会感慨,这种独特气质包裹下的旅行者在个人立场和生活态度的选择和坚持上,笃定,难得。

《伟大的湄公河畔》写的是老挝。优美安静、繁茂浓郁的绿色,

辛勤工作的人们,色彩鲜艳的服装,都在村上娓娓的叙述里走近我们。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老挝人悠然的生活速度,公众场合的安静,娓娓低语……还有人们带上自制的食物,大清早坐在路边耐心地等着赠给僧侣们的那份虔诚和笃信。精神优美大于物质丰富,这是吸引游客的地方。

村上追问过自己旅行的意义,到底为什么要到不同的城市?他以老挝游历,回答自己:要说我从老挝带回了什么,除了少数的土特产,就只有几段光景的记忆了。然而那风景里有气味,有声音,有肌肤的触感。那里有特别的光,吹着特别的风。人们的说话声萦绕在耳畔,我能回忆起那时心灵的颤抖。这正是与寻常照片不同的地方。这些风景作为唯独那里才有的东西,至今仍然立体地留存在我的心里,今后大概也会鲜明地留存下去吧。

这就是旅行的“意义”了。

2020年9月29日 周二
责任编辑:雷虹 电话:88852349 E-mail:alan0104@163.com

浙江工人日报

悦读

人间有味品寻常

■郑国芬

喜欢读汪曾祺的美食散文,那些朴素的日常吃食,在汪老平和散淡的笔调下,透着生活的真理,人世的温暖。

而今有八零后食客李敬白,也写了本美食散文集《人间滋味,温暖可期》,其文笔,大有汪曾祺老先生之风骨,而且,笔下的那些温暖浪漫,和汪老一样皆来自寻常生活吃食。

李敬白似乎是故乡泰州的美食推广者,他用温柔缠绵的舌尖感受作广告词,端出一碟碟故乡的各色小吃,虾仁蒸饺、三丁大包、笋肉包子……他在这些美食面前沦陷——那绝对是食物与味觉的一场场恋爱,没有爱而不得的痛苦,只有欲罢不能的当下美妙。

包子、饺子、汤面,这些作为平常百姓的早餐吃食,哪个没吃过?我猜大多数人一定跟我一样——一边咬下一口包子,一边心急火燎拿起手机看上班还有几分钟。或者,嘴里才塞进一只饺子,筷子已经把盘里第二只夹起在唇边。在追求时间效率的惯性面前,我们似乎已经丧失了慢慢品味这种能力。

李敬白用细腻到能把你引出三尺涎水的笔触,把平凡到极点的日常吃食温柔地描绘,呈现出一般人体会不到的风雅之情,这,便需要时刻保持一种对美食,乃至对生活极大的品味力。

看李敬白怎样品笋肉包子

“品笋肉包子要心平气和,于边侧面反咬开小口,慢慢吮吸流出来的汤汁,随着汤汁在舌面上流动,味蕾也逐渐兴奋起来,再上前咬开一口包子,穿透松软带有麦香的面皮,会发现滑嫩的心,何处不美味,何处不幸福?”

书讯

记录和传承电力人的情怀与精神

“浙电红色典藏”系列丛书重温创业史

本报讯 记者张浩星报道

近日,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与浙江财经大学社会贤达与传记文化研究中心、家传互联网平台合作,组织了一批德高望重、贡献卓著的老干部讲述亲身经历,或自己撰写,或由专业团队进行采访、写作,最终编辑形成一批以老干部个人成长经历为线索的“浙电红色典藏”系列丛书。

“以个人史为线,组织一个群体讲述共和国的发展历程、党领导人民建设国家的历程,具有了与其他回忆录不同的特点。”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工会主席杨玉强说,可以说,这是一套浙江电力发展史,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也是不可多得的企业文化建设读本。在这些传记中,有童年和求学时期的温馨故事,有对上代人的感恩和对下一代人的家风家训,当然更有艰苦奋斗建设国家的精彩故事。

杨玉强说,在迎接建党100周年之际,组织老同志写作创业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传承,才能不忘初心。这系列书籍,为传承而生、为不忘初心而作,正当其时。

监护人、浙江财经大学社会贤达与传记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家传创业人朱子一教授认为,每一粒沙、每一滴水,汇集起来,便是浩荡大河。记录和传承他们的情怀与精神,也是记录国家大历史的一部分,分享他们的生命和经验,也是形成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过程。

周一一本电子书·浙江省职工书屋

《敦煌今昔》

作者:樊锦诗
出版社:甘肃文化出版社
▼长按识别在线阅读

你见过秋天的敦煌吗? 这本书里就有。
自有敦煌艺术以来,敦煌这颗镶嵌在丝绸之路上的璀璨明珠,在这块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形成的宏伟瑰丽、举世无双的艺术圣地,一直为世界人类所注目和神往。

本世纪初,敦煌发现了震惊世界学术界的藏经洞,并由此产生了一门新兴的、方兴未艾的学科——敦煌学。敦煌的地位和国际影响又进一步提高。它不再仅仅以艺术圣殿出现,而且以科学的研究类阵地出现在世界人类面前。

阅读分享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

——读《夏丐尊散文集》

■潘玉毅

当下的很多人对于夏丐尊先生是陌生的,因为与其同时代的丰子恺、李叔同、朱自清等人比起来,他确实有些不那么出名。然而我们若能穿越时空回到过去,当会发现自己眼浅。

夏丐尊先生的散文写得极有味道。这一点与酒有点相像,人们在形容美酒时常用四个字——越醇越香,夏先生的文章也是如此。他的文章初读时并不觉得惊艳,但是读着读着,你就会发现里头的妙趣和况味,而且读得越久,越有兴味。

《夏丐尊散文集》文章多以记述为主,不时夹以议论之语、反讽之腔、对谈之调。可以说,“夹叙夹议”是其散文的一大特点。他所描述的对象多为身边人、身边事,其中,与自己相关的尤多,而且他不只说自己的优点,也说缺点,大有现身说法的意味。如此接地气的行文风格增加了文章的客观性和亲切感,让读者觉得作者与自己很近,对于他所讲述的内容、阐释的观点也就越发听得进去了。

如果说文章里陈述的事实是“肉”,那么附着在字里行间的情感便是“灵”了。整部散文集共由“中年人的寂寞”“忆旧”“爱的教育”“文艺遐思”“家书万金”五个部分组成,每个部分各有侧重,“中年人的寂寞”言说的是人至中年的生活状态,“忆旧”怀念了李叔同、鲁迅等老友,“爱的教育”传

达了他的教育观,“文艺遐思”多为他读诗读文听歌品画之后所作,“家书万金”则收录了他与女儿女婿的十封书信。也不曾见他刻意强调什么,然而文如流水,所经之处,对国家、对时局、对朋友的态度显露无疑。

若以文笔决优劣,夏先生的文章算不得出众,平实到都不像是一个知名作家、教育家写出来的。读这样的文章,脑海中联想到两句话:第一句见于东坡居士写与侄子的信中,“凡文字,少小时需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第二句为明代洪应明《菜根谭》里所录,“醜肥辛甘非真味,真味只是淡;神奇卓异非至人,至人只是常”。

通过夏先生的文章,我们也不难看出他是一个真性情的人。他的散文,无论叙事记旧,还是针砭时弊,又或是谈论艺术,读者能自文字里品得他的喜,他的怒,他的哀,他的乐,他的愁,他对战争的恨,对伤逝的痛,对朋友的爱,对儿女的关切。

以上种种,铸就了夏先生文章长久的生命力:即便他辞世已有七十余年,今日的社会与他所生活的年代早已大不相同,但我们还是能在他的笔下找到自己熟悉的画面,有时是一个人,有时是一段经历,有时是一种想法。借着夏先生的描述,我们仿佛找到了另一个自己,似此,正应了王羲之《兰亭集序》里的一句话“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志一也”。

如果说文章里陈述的事实是“肉”,那么附着在字里行间的情感便是“灵”了。整部散文集共由“中年人的寂寞”“忆旧”“爱的教育”“文艺遐思”“家书万金”五个部分组成,每个部分各有侧重,“中年人的寂寞”言说的是人至中年的生活状态,“忆旧”怀念了李叔同、鲁迅等老友,“爱的教育”传

读思录

思念,是透风的时光

——读《我与地坛》

■仇士鹏

每每看到别人,无论是和自己同龄的人,还是比自己小,或是年长的人,对着他们的母亲流露出撒娇的模样,我的心底都会漾起一阵羡慕,酸涩而粗糙,摩擦着一段漫长的时光。

最早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时,我还在读高中,而母亲已经去世了三年。那一年,我刚满十四岁,长期的劳累让自小便体弱多病的母亲扛不住了,突发脑溢血。一周后,她撒手人寰。

在我最浑浑噩噩的时候,命运撕开了我的稚嫩与脆弱,让我第一次认识了死亡的冷酷以及生命之间的绝缘。不完整的亲情,是我遗落在彼岸最遥远的眺望与怀念。恰如书中所说,“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它们不能变成语言,一旦变成语言就不再是它们了。它们是一片朦胧的温馨与寂寥,是一片成熟的希望与绝望,它们的领地只有两处:心与坟墓。”

这样的无结果的追寻与怀想,只在人发呆的时候悄悄地出现,又在眼泪悄然润湿眼眶的时候悄悄



消逝。它不会给心灵用悲伤的字眼捕捉它的机会,因为它不属于白天与黑夜,它只属于生命的本能,属于一根被斩断的脐带。

如今,我早已成年。可还是想

答案,它只是思念的引子,以及怅惘的终点。

母亲只参与了我的人生的开场,只承受了我所释放的痛苦,却没有见证我的成年,也没有机会见证我的婚礼。她给我留下了人生最痛的伤痕,却没能品尝到我生命中酿造并珍藏的蜜。我是不幸的,而这份不幸,在她那儿又何尝不是入木三分,甚至力透纸背的呢?

“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的心得到了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在树林里吹过。“母亲从没想过离开我们,但是上帝舍不得她虔诚的信徒继续在人间受苦了,或许也可能是因为母亲的修行已经圆满,便让她带着光,离开了令她深陷其中的人间。合欢树还会开花,只是人已经不敢看了,可又忍不住地想看。树欲静而风不止,花谢花开满天。孤独而静止的世界里,只剩天上的流云飞快地奔流着。

最深的痛,从来都是自内而外的。“我一直有着一个凄苦的梦……在梦中,我绝望地哭喊,心里怨她:‘我理解你的失望,我理解你的离开,但你总捎个信儿来呀,

你不知道我们会牵挂你,不知道我们是多么想念你吗?’但就连这样的话也无从说给她,只知道她在很远的地方,并不知道她在哪儿。这个梦一再地走进我的黑夜,驱之不去……”

死亡,意味着在空间与时间上,永远没有机会相见。很多时候,其实只是想再看一眼,不奢求说话,甚至不奢望一声“孩子”,只要一次对视就够了,但生命,只给人珍惜的机会,从不给人后悔的余地。

如今的我们有多少坚强,就有多少委屈,只是再无人能懂那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不断续的哽咽,也再无人能为我们拍打着后背,抹去泪水。它们只能化为坚硬、黝黑的石头,为生命筑起城墙,在一些失眠的夜里轰然坍塌,然后又重建,直到护城河里的泪水干涸,直到城外的合欢树,再也没有了开花的力气。

母亲的怀里,总能收留最痛苦的灵魂,以及一个灵魂所有的痛苦。而现在的我,只有在文字里,才能咀嚼出属于母亲的那份暖,看见——母亲温柔的凝望,正沿着童年的光年里抵达。